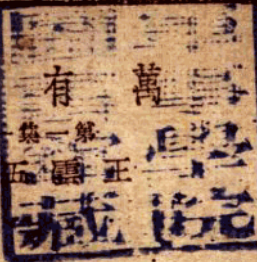
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主編 王雲五



社會心理之分析

(上)

倭拉士著

梁啟勳譯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此書乃英人倭拉士 (Graham Wallas) 所著，原名爲大社會 (Great Society)，今譯爲社會心理之分析。蓋全書之內容乃將現代社會生活之心理，從個人及羣衆之兩方面而分析之，換言之，即根據於社會心理學的見地，以研究現代文明生活之社會何以如此構造，他日當作何等變化。著者乃倫敦大學之政治學教授，同時又爲該大學之評議員。是書出版於一九一四年，歐洲大戰勃發之前一月，然其卓識乃與戰後之世界的思潮相暗合。世界學者莫不驚其眼光之銳，思想之敏。在戰爭期中已印行四版，戰後之第一年，除歐洲而外，美國已發行十數萬卷。日本之文明協會亦於去年（一九二一年）七月間譯之，以作改造其本國社會之參考。

且世界大戰後，世人皆知十九世紀之物質的文明爲不可恃，故「改造」之說靡漫於世界，幾欲取現代文明的構造澈底而破壞之。蓋對於現社會之組織咸覺其不平，基礎亦覺其不穩，所謂文明者，實不過部分的及一時的現象，非真能增進人類之幸福也。

近世文明之理想雖漸趨向於大社會之建設（即世界主義），然國家社會主義、個人主義、及實業的社會主義之間不能調和，且生活上常相衝突。軍國的國家社會主義，已成過去之歷史，可勿具論，今紛爭之焦點乃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與實業的社會主義之間而已。

人類之理性原有構成大社會之本能，證諸人類發達之歷史，可以知其傾向。近世國際的關係，日趨於複雜而親密，侵略政策漸為公論所不容。吾國之世界思想發達稱最早，故當十九世紀之末葉，國家主義最跋扈之時，一切似落他人後。由今觀之，則孰為先進而孰為落後，正未可知也。

本書以研究人類之根性——本能的根性及理性的根性——為出發點，而專注重於環境生活之關係，次言習慣與天性之利害得失，恐怖性之於政策上及教育上之效果，苦樂之感情及人生之幸福，模倣、同情、暗示，乃羣衆心理之要素，於大社會組織之影響若何重大，若何危險，愛憎之情，乃戰爭之主要動機，然亦社會結合之關鍵；思慮乃大社會組織之最要品，常與感情相附而行，其發達必須與物質的條件，有一定之關係；思慮之組織與意志之組織常相交錯，最後則論大社會之組織，乃由思慮、意志、幸福之三種形式而構成。

大戰以後，全世界之思想家，漸覺前此之信仰多入於歧途，於是苦心思索，欲覓一人類共同之真正途徑。讀此書則對於近日之所謂時局問題，及社會的實際問題，與乎改造之聲何自而來，改造之目的究在何處，皆思過半矣。

民國十一年三月

譯者識

目錄

第一篇

第一章	大社會	一
第二章	社會心理學	一二
第三章	本能與理性	二二
第四章	根性與環境	四一
第五章	習慣	五〇
第六章	恐怖	六一
第七章	苦樂與幸福	六八
第八章	羣衆心理學	八二

第九章	愛與憎	九八
-----	-----	----

第十章	思慮	一一八
-----	----	-----

第二篇

第十一章	思慮之組織	一六一
------	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	意志之組織	一八七
------	-------	-----

第十三章	幸福之組織	二〇六
------	-------	-----

社會心理之分析

第一篇

第一章 大社會

大綱 自各種機器發明，社會之規模爲之擴大，而「大社會」因以構成。初以爲此種發明，必獲善果。但吾人將原始社會之結構與「大社會」之意識的模型相比較，或細察其結合與分裂之原動力，則對於最初之所謂善果者，不能無疑。此種疑惑，使吾人覺得十九世紀所謂理智的專門的之創造，實與「大社會」之問題相背馳。此則心理學之研究，未造其詣也。

過去一百年間，關於交通、運輸、機器及通信之各種發明，突破從來之界限，文明生活之外部爲之一變；社會之規模亦因之而轉移。使人自覺其一己之動作、思想及感覺，無論於廣漠之世界或親

切之人類，與環境悉有關聯，此則有史以來所未有也。

世界之經濟學者對於此等變遷，遂發明「大實業」之術語，而社會學者亦加以「大社會」之名詞。有此種現象之國家，最初必發生於商業繁盛之市府，或工業集中之區域，挾機器之力以進行。市府爲國家組織之一部分，而此等國家於國際上之地位，遂逐年增加其勢力。

世人之在此「大社會」中，無論智愚賢不肖，率莫能逃其拘束。如政治家，商業家，工業家，其事業莫不與環境有關聯。各種商店，或礦場，或工廠，若忽有停止營業之事，其間職工之進退，只有兩途，非失業即移家耳。爲工人者若欲維持其一定之工資及永久之職業，唯有將各種困難問題訴諸政黨或國際工黨而已。雖則「大社會」之潮流，或未波及於鄉曲，然消息所屆，亦既知之，故雖擣衣之女，其職業之興衰，亦視其能否在廣告中選擇善良之機器及價廉物美之白粉梳打以爲定。村童之遊戲足球者亦欲得將來爲國中之選手。卽窮年兀兀之村學究，亦莫不希望時會方來，將轉徙於非洲或西澳洲以謀前途之幸福。或於自己同一宗教信仰之地以研究德國教習所講之希伯來末世學。

英國工廠之女工急起以加入工黨，蘇格蘭之司關人亦作小資本之投資事業，加利斯亞（Gallicia）之農民亦作遷地之計劃，法國小都會之工匠，其職業亦被窘於新發明，彼等皆知欲圖生存之道，唯有拋棄其舊職業以隨世界之潮流。彼等寧不樂居故鄉戀其親友，唯勢有所不能，只得棄其田園，遷於都市之巷曲，以育其兒女而已。

五十年前努力於「大社會」之實行家，深信此種制度必有益於全人類，且人類為理性的生物，其能力足以戰勝自然而自謀幸福。例如一八六七年格拉格羅夫特（Bernard Cracroft）代表當時之英國工業家作極端之樂觀語，其言曰：

人類之精力如火之就上，隨時可以破除一切苦惱而登諸樂利。實可深信而無疑。

「大社會」雖或能奪人一部分之愉快，但所得之報酬，必數倍與其所失。饑荒為必無之事，蓋麵粉與鹹肉，隨時可由世界之市場運送於其鄉中之雜貨店。戰爭必少而且短，蓋以其妨害國際之秩序為世界所不容也。

今則變化之時期至矣，從前之學說果何如者？饑荒誠不發現於「大社會」，唯商業之不安及

沈滯，且繼續而無已時。備戰之歲月較長，而軍費之負擔較大，此則古來所未有也。

或曰，戰爭之妨礙商業，僅屬一時的，但社會每因此而進步。若爲深入之研究，則當問此種進步是否得其道。

今日旅行郊外，則單調之生活，尙可得而見焉。漁翁與城市相忘，唯有自理其釣絲，以看其兒女嬉戲於船上；牧羊人則放歌於原野，以繼承乃祖乃父之職業。及至倦遊而返，則觸目之事物又爲之一變矣。下車時，男女雜遝，爭先恐後，或入銀行及各商店低首以司其所事，或於午餐時密集於工廠之外，爲片刻之休息。活潑之兒童，隨處皆是，彼等未知人間有痛苦事，似覺現在之環境，最適於彼等之愉快，而前途更有無限之希望。然此等愉快之面貌，不過少數，其餘則呈不豫之色者，居其泰半焉。

對於目前社會不平等之現狀，吾人尙比較的有希望。蓋失業者及不務職業者之救濟法，尙有可圖。但欲謀事務員工匠及教員等職業之根本改良，誠非易易。吾人於歲暮晚閒之時，奔走集資以舉辦公園、圖書館、美術會等等，亦欲以調和環境之悲慘而已。

回首以瞻遠東，其新舊之變遷亦猶是也。印度之農民，棄其困苦之農業，以貿絲於孟買，境況非

不能呈活潑於一時。又一八九四年小泉八雲 (Yafecadio Hearn) 嘗著論以評日本將趨入於「大社會」之結果，其言曰「新日本之富強，可翹足而待，但安樂時將不如其舊耳。」

斯賓塞 (Herbert Spencer) 及十九世紀中葉之科學家，都以爲生物之神經組織，易地原不相宜，其得以生存者，乃於易地之後，由習慣而成爲第二之天性，以遺傳於後代耳。但近世之生物學者，否認遺傳之說，謂唯優秀者得以生存，吾人之適於現社會之生存與否，乃吾人自具之天性，而非得自祖宗之遺傳也。

吾人於此「大社會」中，對於個人將來之幸福固有所憂慮，即關於「大社會」本身之存續問題亦不能無疑也。何以社會爲人類所構造，而人類反爲社會所支配，是則可深長思矣。

社會大規模之組織，不自今日始。如古代亞述，波斯，及羅馬之課稅及徵兵制度，其規畫之偉大固不減於近世之國家。此等帝國，莫不集中勢力而作永久之規模。且保有最大之兵力，獨攬交通機關，集天下之財富以支配於執政者之手。然而此等中央集權之勢力成立時，而分裂之潛勢力亦隨之而發生。蓋版圖既大，每有鞭長莫及之感，而臣民之愛力亦因之而薄弱。循至開國規模，漸成爲機

械的，不人道的，而境內又分爲地方、種族，或宗教的之各種小團體，輻輳而不安，而內部日以緊張。地中海東岸諸小國，亦嘗幾度爲此等大帝國之附庸，吾人讀羅馬帝國瓦解之歷史可以知其機矣。

近世大社會之組織，非如古代之個人統治制固也。然而內部之緊張，是否能免自代議政治發明之後，是否能破除階級、種族、宗教、利己及一切妨害國家凝結之障礙物？無論何人，想亦不能解釋此曖昧不明之問題也。法國乃共和政體，政治上之連帶關係，當遠勝於其他之歐洲民族。然誰敢信鐵路職工及製酒業者之強制勢力因此而減殺？美國之移民，其種族及階級之感情，每與國民意識之決定力相抵觸。英國之實業及職業之特殊主義與威爾斯、烏爾斯、蘇格蘭、南愛爾蘭之感情作用，方有加而無已。

近日歐美富豪盛唱資本集中之說，此則於「大社會」之凝結性妨害尤甚，彼等自抱一種目的，具絕大之勢力以左右社會，且能舉組織不完之勞動階級而破碎之，彼等以商業爲政策，不惜破壞全體之利益以供其個人之欲望。求「大社會」公共之安全即所以鞏固公衆之利益，此義非所知矣。以世界主義爲第一任務之教會，亦每舉其政治上及社會上之勢力高懸以待善價，左右咸宜。

莫知其向。而各處主張工團主義及直接行動之人，及教會新聞之主筆，劫奪富人之主張者，社會團結之辯論家，非宗派主義者，反抗階級及教會者，咸宣言以代表社會。

吾人若放眼以觀各國內部之勢力活動，便知除卻國際上之關係則世界之商工業不能成立。若英若德之實際政治家，爲人類之苦痛而奔走呼號，其論調非爲歐洲之團結實爲歐洲之分裂也。試觀鐵路、電信、法律、條約、選舉等之機械的設施，何者爲國民的或國際的之共同組合足以繫吾人之希望者？又試遊行於大市府之通衢，則所見所聞，皆足以證市民對於社會感情之薄弱，及一種懷疑或厭惡之顏色而已。

歐美既如是矣，又試縱觀「大社會」方發動之南美或中國，將來此等新制度之繼續性及凝結性果何如，實一最難解答之問題也。

然而「大社會」與吾人之關係如是其複雜，則所須要之凝結性，視古代帝國之人民猶或過之。從前大多數之人民，大抵散處於小鄉村，耕鑿以自給。倘若一帝國破壞，此等鄉村，或毀滅於戰爭，其餘則如動物身體之細胞，集合以成一新機體。若該帝國之首都，其社會之組織爲混雜之分子，則

結果必出於破壞與放逐之兩途。當亞述之商業及經濟制度發達時，巴比倫（Babylon）及其他之市府皆蒙其利，一旦衰落，則影響所及將不祇其境內矣。又如埃及之粟與高盧及西班牙之貢金不入於羅馬，則百萬之市民將減少其三分之一。然而今日之大英帝國，四千五百萬居民之中，有三千五百萬仰給於世界市場，其關係之複雜，尙遠過於亞述及羅馬之首都也。若一旦歐洲之戰爭破裂，而成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對抗之局面，英德二國將爲戎首。倘若交戰國之勢力等均，則戰禍之延長，在所不免。迨戰事告終之日，倫敦且勿論，其他市府人口之狀態果如何者？又如工會主義及礦山所有主義開始活動，則紐約之狀況果如何者？論者以爲英國或將如丹麥，變爲人口稀薄之農業國，紐約或將因社會不安而荒廢，於是提倡軍備之擴充及官吏強權之增大。例如英國實行強制徵兵制度，建設大艦隊，以強大的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與德國挑戰。設若英德兩國同時增大其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之凝結力，則結果將收縮軍備乎？抑將厲行其固有政策乎？此則頗難解答矣。世界之強力必須有一中堅，今之主張強有力之政府者，實未示吾儕以中堅之所在也。

試想像「大社會」實際分裂之結果，則前途之恐怖，至爲明瞭。若凝結與分裂二者能維持其平

均勢力一如現在，則前途之黑暗亦可想見。構成此社會機械之人類智能，將繼續摧壞。舍獨善而兼善，恐世間無復斯人。公司之管理者，將犧牲其股東之利益以爲其一己或其家族。政治家將犧牲國家之利益以爲其與黨爲其選舉人或其教會。歐洲聯盟，將成寡助，因各民族將無肯爲全體謀利益之人。而貧民窟，高利放債之小店，兵營，下等醫院之制度，無可改造，亦無從管理。

二十世紀之政治文學，皆含此等恐怖之跡象。吾人之所認爲文明者，未免選擇太速，事前太不審慎，今日試從意識的或半意識的觀察以證實之，覺得此種文明，實不能和濟人羣，且不能保文明自身之安全也。聽天由命之說，今已過去，吾人若委身隨盲目之勢力以進行，可怖實甚。爲今之計，唯有於生活組織之基礎再加審定，否則將無駕馭之方。今日之政治家，哲學家，詩家，演劇家，小說家，莫不集精力以觀察「大社會」之趨勢，指導個人之行爲，以作成改造之目的。但此等奮鬥之計畫，與理智的習慣相背馳。從理智的方面觀察，「大社會」乃特別之動作。當其成立時，吾儕之先輩亦頗爲驚異。讀前人之著述，可以知之。

吾人當知，社會理智的方面非僅爲專門家之事業。吾人立於此新世界，亦當如希臘思想家之

立於舊世界，因今日之世界非等疇昔矣。以此之故，吾恐局部研究之專門家，堆積過去事實之記述家，及狹隘的經驗之實際家，皆不足以滿吾人之望。吾人須發展其思想之自由，綜徵人類生活之狀況，以討論近世之文明是否適用。

希臘之思想家，竭其卓越之勇氣及理解力，欲以指導當時之社會勢力，而結果終歸失敗。吾儕之腦力不及前人之正確，記憶力不及前人之強健，而所應付之事物，乃千萬倍於前人。成功之希望云何可期。但於人類組織團體之中，須利用各人之特殊知識以爲用，於下章當詳細討論之。（第十一章）但此等方法之效果亦有界限。在試驗室及大學院及政務廳之中，吾人可以提出一研究之標題以試驗多數不相知之研究者之知識。但構造此標題及發明之成功，端賴各個人之頭腦。若吾人欲於至繁雜之記載，取其事實以爲材料，以求得指導社會行動之方策，吾儕須知，此事不能求之於表冊，不能求之於儀器室中之顯微鏡，不能求之於英國或美國之國立圖書館中之圖籍，而當求之於責任行政者之腦海中，當其掩卷歸案，與事務員道晚安，而隱椅閉目之時，或有新觀念來潮於腦海矣。於自然科學中，則試驗之法人所共見，吾儕能察其進步以觀厥成。至於專門學者與乎從理

智方面研究有組織之生活行動之人，則其學問乃在發書陳篋，收集無數之材料而治諸一爐。此等功課直與兒童用零碎紙片堆垛圖畫同一心機也。彼等之功課乃研究每一時代根本知識之進步，及某一種知識爲某一時代之有力機關。政治家固不能如專門科學家費其時間以研究機器之發動力。亦不能如希臘之巴力格黎斯（Pericles）每年夏天移其邊境之居民於繁盛市府以共圖國防之計畫。

關於社會行動之嚮導，重要之部分，近世亦略有所研究。最近二十年間，心理學者對於人類心意之部分已漸有正確的研究。同時關於社會組織論之各種著述，亦莫不根據於心理學。實際政治家之言論文章，立論亦根本於人類天性。然而社會學者及政治學者所受心理學者之影響尙至有限也。試舉一事以證之。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泰晤士報載「雅典學會（Athenaeum Club）之來稿，乃陸軍大佐耶德（Colonel Yate）攻擊卡內基君（Mr. Carnegie）『戰爭乃人類墮落之罪惡』一語。其言曰：『卡內基能了解統治人類及指導人類之不易公例乎？「適者生存」之大法，其意豈謂將劣弱者悉納於慈善家之手乎？』何者爲「不易公例」？耶德大佐亦不易說明。彼